



登瀛

范公堤

海盐文化

在这片曾经星罗棋布的一条条盐圩咸土地上,我是一粒行走着的盐。

行走的盐

□李国前

我是盐河里的一滴水,从大海的深处来,在阡陌纵横的盐滩上发芽。

大海潮在我的东边咆哮,中山河在我的西边流淌。

今天,抬腿,迈步,我走出这片赐予并包容我生命的大海,摇曳出一条条流动的玉带,沉淀、蒸发、结晶,我成为一粒盐……

我一直生活在这里。在这片曾经星罗棋布的一条条盐圩咸土地上,我是一粒行走着的盐。阳春三月,当那几株观音柳泛着不起眼的小白花时,我的心里早已安放下一个风暖人间草木香的春天。

深秋,宽阔的大海边,中山河畔芦花飘飞,盐滩上的那些河沟里,错落放置的是我苦涩的泪水。

盐场、盐圩、盐滩。我故乡的咸土地,谢谢你收留了我。今夜,我的身体和灵魂与你殷红的海英草和水中芦苇的倒影同在!

我是一粒行走在大地上的盐。

方圆百里盐滩平整、辽阔,它安居于海的一侧。黄河夺淮入海夹带的大量泥沙,使得它的土地不断生长。所以水才那么黄,成为黄海,滩涂愈来愈大。因此,人们形象地称这片土地是从大海里长出来的。

咸土地生长,源于江河之水的馈赠。大海向东,咸土地向西。在大海的波涛逐渐退却之后,那些白花花的盐晶也积淀下来,它们停留栖息在那里,或站立,或安卧。它们在那里生存、生息,繁衍,从一个人的捕鱼脚印,变成两个人的小屋,然后,再渐渐成为一个个首尾相接、鸡犬相闻的盐圩,最终,成为一座小城镇。

面朝大海,一个有着83年历史的盐场,花开新滩。

一粒盐,行走在大地上。

盐场,顾名思义,就是产盐

的工场。而生产海盐,露天劳作的人,类似农民,因此有人戏称“盐农”。翻开这个以新四军而命名的盐场历史,海岸东移,滩涂积淀、芦苇丛生就是它最早的模样。因此,它便有了一个名字:新滩盐场,亦有新生之意。

中山河水颤动着人们的神经,这条河曾经串联起大海边的一处处盐池和盐圩。那盐从海水中走出来,有色彩、有味道、有温度,更有情感。乘着一艘艘大船,沿着中山河溯水而上,西接滨海丁字港河诸水,内可经盐河、京杭大运河通达长江、淮河,直达扬州,并转运至上海、杭州、江西等全国各地。

因为有水,这片土地上最茂密的植物是芦苇,最多的野草是盐蒿和海英菜。一点阳光和水分就能够生长,它们是这片咸土地上最平凡的生命。正是这平凡的生命,曾救活了许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盐圩人。

因为有水,无论是河、沟、滩、洼,到处都有鱼、虾、蟹、贝。尽管这里的土地贫瘠,但却是这些生物的居居地,是已经生长进它们血脉骨头的故土。它们依恋这片盐滩,是为这里辛勤劳作的人们而生!

因为有水,盐滩上飞着鸭、舞着鹤。每年秋天,顺着风的方向,成千上万的野鸭穿云破月,从遥远的北方飞来,一路留下啼鸣,记住这片飞舞着洁白芦花的地方,才是它们积蓄能量的加油站。

盐为五味之首。灶、圩、荡、港、艘、闸、滩,这一串地名,无不和盐有关,靠近闻一闻,这些名字也都似咸的。白花花的盐廩横空出世。那些顶着蓑衣在海边劳作的晒盐人,那些赤臂在滩头逮鱼摸虾的赶海人,汗湿的衣衫上渗出白花花的盐霜,头上身上飘着的尽是海风海浪的味道。他们弯着腰,头发、鼻尖、嘴巴就要接近脚下的泥土和海水——与附近村庄上的农民一样,一双大脚带给他们赖以

生存的口粮。盐圩、盐滩上那白花花的盐廩,就是我们的祖先和未来。

盐有风骨。那一个个地名——场区内的大青垛、三十间、六丁头、虾须港……随便哪一个都有一段历史;场区外的宋公堤、中山河、玉华所、滨海港……无论哪一处都有它历史的风骨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滩外海边,浩荡的风雨越过海洋越过滩涂海堤,越过那百年丛生的芦苇荡,一直走进盐圩、盐滩,化作那生息繁衍于这片咸土地上的盐农那坚硬的气质。于是,炼海人的性格里有了比平常人更多的铁和钙,那是一份水倾土挡的血性和尊严。

凭着这样的尊严和血性,一群又一群人从这片咸土地上走来,站成雕塑,站成风景,站成历史。他们赤心报国、敬业爱场,闪耀着新滩人民对这片热土的倾心和多情。历史造就英雄,时代需要楷模,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,还是在发展经济的和平年代,我们都不能忘记他们,他们的勤劳智慧和不可磨灭的业绩,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。

盐,盐滩,盐圩,盐场。当一个地方的历史需要很多人用记忆来还原、修补、推测,我就是一粒盐。

卧着,蜕变为现代塑布制盐;站着,我知道“祖先是一棵树”。

是一棵苦楝树?是一棵刺槐树?还是一棵观音柳?不,就是那片海英草、那一株芦苇。沧海桑田,大海潮汐奔腾,滩涂一寸一寸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延伸。那是天地赐予人类的瑰宝。我行走在这咸土地的中心。我的祖先,就是这片咸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海英草、一株顶着硕大芦絮的芦苇。

生活在这片咸土地上,我关心那已经快要被凿空的历史,更关心今天和未来——我的盐、我的盐滩、我的盐场……

水乡风情

一座城、两条河,伫立在历史的长河里,披着时间的柔光,看岁月流转,世事变迁。她们静默不语,却内涵万千。她们的故事,远非走马观花,匆忙打卡就可以领略,而要点上一炉香,沏上一杯香茗,与她们对坐,慢读细品……

一座城 两条河

□黄正林

盐城自古水网密布,河流纵横。最为出名的便是蟒蛇河和串场河。夏日炎炎,翻阅史书得知:蟒蛇河原名新官河,形成于五千多年前。随着海岸线的东移,为秦汉时的盐渎古河道,是盐城最古老的河流。

南北流向的串场河也叫官河、大盐河,宋代为修筑范公堤和适应各盐场运输之需,逐步开挖串通形成人工河流。特别是县改市以来,行政区域数次变革调整,原本老盐城县的新兴场、南洋岸、伍佑场、卞仓等乡镇,划入各大市区的版图,渐渐形成今天的格局。原先的先锋半岛、小海滩以东便是茫茫大海。数千年的海岸线东移,沧海桑田,旧时的“古八景”便是老盐城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如果说串场河是盐城的“母亲河”,那么蟒蛇河就可以说是盐城的“外婆河”。

悠悠蟒蛇河,蜿蜒静静淌。千百年来,她哺育滋润了两岸人民。神话传说、名人掌故、文化遗产等,美丽而详实,盐城县志是百科全书,传世记载。走进新时代的乡镇犹如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,呼唤而出的国家级盐城高新区更是锦上添花,引领腾飞。为后世留下了灿烂的蟒蛇河文明。她从源头大纵湖一路朝东,到登瀛桥与串场河汇合,流入黄海。啊!正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一方盐业造就一座城。

串场河由南向北,经东台、过大丰、到盐城、达阜宁。从“环城皆盐场”到范公堤上的“天下忧乐”情怀;从“北宋三相”到中国“二乔”;从淮剧杂技到北上海“飞地”;从沿海港口群到滩涂上的仙鹤神鹿。沿岸人民在时光的走廊里奋勇开拓,让后起之秀的新盐城光彩艳丽,引起国内外赞叹瞩目!

哦,难道是“外婆河”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的胸襟吗?薪火相传哩。汽车城、数字产业、生态环保、风力发电、海洋经济,历经数十年,新盐城洋溢着青春,勃发着活力,持续释放对外开放的“强磁场”,展现融古汇今、开放沿海、对接长三角的姿态,成为每个奋斗者追求卓越,勇立潮头的精神家园。

啊,难道是“外婆河”的厨艺传承吗?湖河海滩的食材带来口耳相传的盐城特色菜系。炊香万灶烟,金牌八大碗。舌尖上的湖蟹醉螺、鱼汤面、陈皮酒、玉带糕、藕粉圆等,这些本土地道的美味佳肴,是乡愁的起点,更是梦的远方……

一座城市有了水,便有了灵气。回望历史进程,必须了解她的前世今生。漫步在两河交汇处,凝神远眺东方,百感交集之际忽生奇想:倘若在此兴建两河文明博物馆,便是盐城人的福祉呀!水是盐城的魂,留住我们的根。祈愿蟒蛇河、串场河,在新时代不负众望,“与水共舞”,书写新的传奇。

一座城、两条河,伫立在历史的长河里,披着时间的柔光,看岁月流转,世事变迁。她们静默不语,却内涵万千。她们的故事,远非走马观花,匆忙打卡就可以领略,而要点上一炉香,沏上一杯香茗,与她们对坐,慢读细品……

